

葉聖陶集

3

# 叶圣陶集

## 第三卷

---

倪焕之

---

四三集

---

春联儿

---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叶圣陶集. 第3卷/叶圣陶著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  
2004. 11

ISBN 7-5343-6035-8

I. 叶... II. 叶... III. ①叶圣陶(1894~1988)—文集  
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2875 号



1928年一月底边，作者与章雪村等几位朋友，到白马湖访问夏丏尊胡愈之。胡于“四·一二”事变后回乡暂避，创办《上虞声》三日刊，并伺机作旅欧之准备。夏则因自家的学生连日来惨遭杀戮，不忍再当什么教授；据说他写了纸条贴在案头：“毋宁早死，莫作先生。”因而推想诸人此番连肩冒寒，并非乘兴访戴；一是与胡饯别，二是劝夏出任开明书店的总编辑。照片摄于平屋门口，左首为作者，挨次往右数，为胡愈之、章雪村、贺昌群、周予同，站在周后边的是钱君匋，最右边的是平屋主人夏丏尊。



1928年一月去白马湖访问了夏丏尊胡愈之，一行人渡曹娥江，顺便游禹陵兰亭。乘的乌篷船可能是“四明瓦”，前后摆得下两张小方桌，供乘客吃酒用饭。在照片上，作者正举筷夹下饭，对面的贺昌群方吃罢，周予同真个饱了，舒坦地斜靠在舱口。舱口外大概是船头；如果是船尾，定有戴毡帽的船老大站着侍候添饭。

花枝春滿候天心月圓時  
於此證功德人間念法師

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訪彌陀巖  
弘一法師壇復來開元寺欣聞紀念  
館布置就緒書此留題 葉聖陶

作者跟弘一法師見面，似乎只《兩法師》所記這一回，此後通過兩三回信，真可以說“緣慳”了。短文寫過十來篇，還寫過幾首舊體詩，都是抒發敬慕之情的。1963年過泉州開元寺，就現成筆墨題了這首五絕。“花枝春滿，天心月圓”，原是法師的話，描摹臨涅槃的心境。後兩句很平常，說這開元寺是法師涅槃的所在，是人們懷念法師的所在。

可翁的这些文章，大多数是平时常；在口頭談到的意思。直到刊物需要文章了，朋友們幾次三番來催促了，才把這些意思寫下來給多數人看。而熟朋友一看見，誰都感覺到這是不折不扣的可翁的思緒和情感。

《長閑》是自己拍了日常生活的一張極好的照片，我最喜愛可翁的這一篇。他住在白馬湖的那些日子，大致就是這樣。

滿子託吳泰昌同志從書店買到這冊初版本，非常難得，願永遠好，保藏著。

一九七九年六月八日，駱陶記



滿子得到了一本初版本的《平屋雜文》，當寶貝似的，要作者題幾個字。作者在扉頁背面寫了滿滿的一篇，而且又提到他最喜愛的那篇《長閑》。1946年，作者為追悼親家接連寫了十來篇文字，其中就有一篇是《談可翁的〈長閑〉》。

## 第三卷目录

### 倪焕之

|      |   |
|------|---|
| ——三十 | 1 |
|------|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之一：关于《倪焕之》(夏丏尊) | 273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之二：读《倪焕之》(摘录)(茅盾) | 277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之三：作者自记 | 284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之四：翻译本序 | 286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之五：重印后记 | 288 |
|-----------|-----|

### 四三集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投 资 | 293 |
|-----|-----|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席 间 | 299 |
|-----|-----|

|   |     |
|---|-----|
| 秋 | 308 |
|---|-----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多收了三五斗 | 317 |
|--------|-----|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逃 难 | 327 |
|-----|-----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“感同身受” | 340 |
|--------|-----|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得 失 | 349 |
|-----|-----|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一个小浪花 | 357 |
|-------|-----|



### 第三卷 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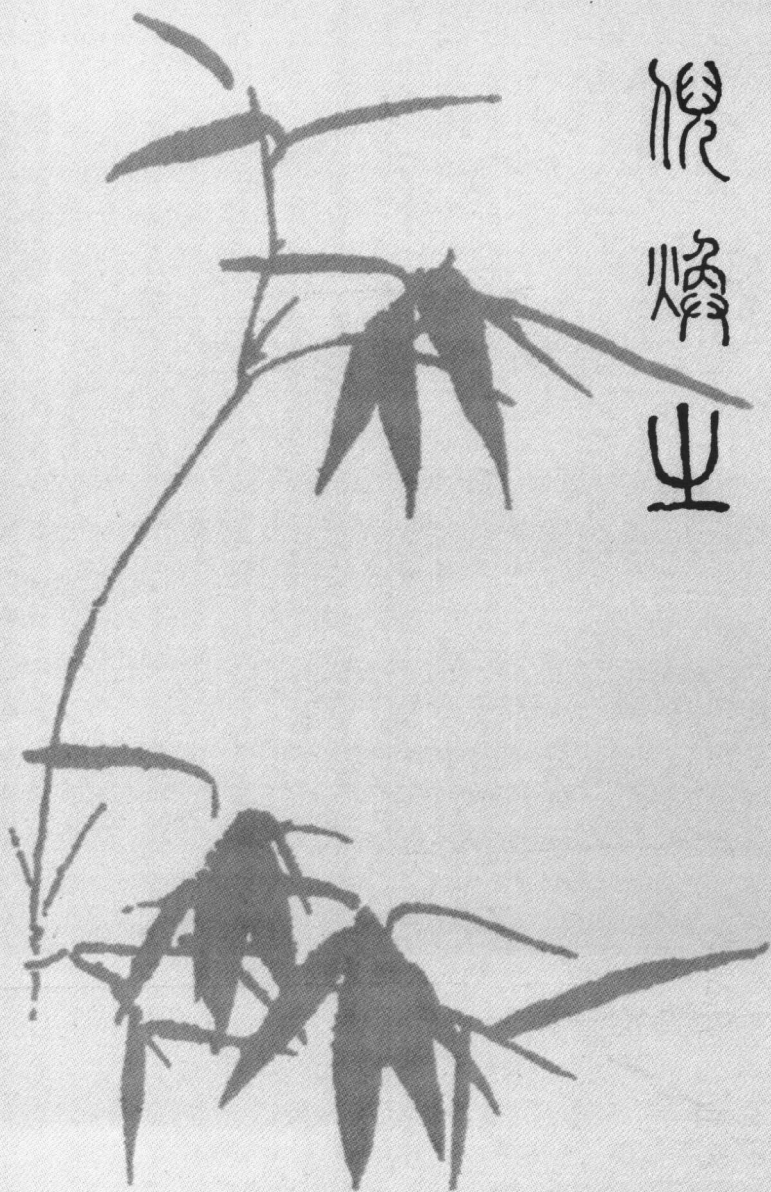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丁 祭.....   | 364 |
| 一篇宣言.....  | 371 |
| 英文教授.....  | 379 |
| 招 魂.....   | 403 |
| 老沈的儿子..... | 418 |
| 乡里善人.....  | 424 |
| 附录:序 ..... | 437 |

### 春联儿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我们的骄傲.....    | 441 |
| 皮 包.....      | 446 |
| 邻舍吴老先生.....   | 456 |
| 辞 职.....      | 459 |
| 春联儿.....      | 462 |
| 编后记(叶至善)..... | 466 |

倪煥生



解

解

解

吴淞江上，天色完全黑了。浓云重叠，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。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，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，把落尽了叶子的杈桠的树枝吹动，望去像深黑的鬼影，披散着蓬乱的头发。

江面只有一条低篷的船，向南行驶。正是逆风，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。后艄两支橹，年轻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，四十左右的一个驼背摇左边的。天气很冷，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。大家侧转些头，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；手里的橹不像风平浪静时那样轻松，每一回扳动都得用一个肩头往前一掬，一条腿往下一顿，借以助势；急风吹来，紧紧裹着头面，又从衣领往里钻，周遍地贴着前胸后背。他们一声不响，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。

舱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红烛；风从前头板门缝里钻进来，火焰时时像将落的花瓣一样簌下来，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。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。靠后壁平铺的板上叠着被褥，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。他虽然生长在水乡，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，只要踏上船头，船身晃几晃，便觉胃里作泛，头也晕起来。这一回又碰到逆风，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

来,直到现在,还不曾坐起过。躺着,自然不觉得什么;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,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,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,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。他的两颊有点儿瘦削,冻得发红,端正的鼻子,不浓不淡的眉毛,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,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。

在板床前面,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,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。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,正在想自己的前途。但是与其说想,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。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,眼前闷坐在小舱里,行那逆风的水程,就是完篇的结笔。等候在前头的,是志同道合的伴侣,是称心满意的事业,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;这些全是必然的,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,但不是明天,便是后天或大后天,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早晨。

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,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,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,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:“快到了吧?”虽然烦躁,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,率真;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,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征;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,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。

“你心焦了,煥之,”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卷烟,眼睛慢慢地张开来。“真不巧,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。要是顺风的话,张起满帆来一吹,四点钟就吹到了。现在……”他说到这里,略微仰起身子,旋转头来,闭着一只眼,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,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。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,只有一片昏暗。他便敲着与

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：“阿土，陶村过了么？”

“刚刚过呢，”后艄那青年农人回答，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。

“唔，陶村过了，还有六里路；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。”那躺着的说着，身子重又躺平；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，随手灭掉，拉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。

“再要点半钟，”煥之望同伴的左腕，“现在六点半了吧？到学校要八点了。”

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，又凑到耳边听了听，说道：“现在六点半过七分。”

“那末，到学校的时候，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我想不会的。他知道今天逆风，一定在校里等着你。他想想你得急切呢。今天我去接你，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。不然，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？”

煥之有点儿激动，讷讷地说：“树伯，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。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，为他的好意，也为自己的兴趣。”

“你们两个颇有点儿相像。”树伯斜睨着煥之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，这一点儿颇相像。”

“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。譬如木匠，做一张桌子，做一把椅子，用不着理想；或者是泥水匠，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就是，也用不着理想。教育事业是培养‘人’的，——‘人’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？‘人’应该怎样培养？——这非有理想不可。”煥之清朗地说着，仿佛连带代表

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。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，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，就说他“天马行空”，“远于事实”，往往使他感到受了冤屈似的不快。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，虽没有鄙夷他的意思，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。

“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。”树伯闭了闭眼，继续说：“所以我曾经告诉你，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，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。”

“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？”煥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。

“他开头辨别什么是‘性’，什么是‘习’，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，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，——啊！记不清楚，二十多张稿纸呢。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，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，等会儿一登岸，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。”

“有这样热心的人！”煥之感服地说。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，举止，性格，癖好，一时又陷入沉思；似乎把捉到一些儿，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。然而无论如何，点半钟之后，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；这样想时，不免欣慰而且兴奋。

风似乎更大了，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；烛焰尽往下弹，烛泪直淌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；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，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。

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，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，耸耸肩说：“事情往往不能预料。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，不是常常写信给我，说这是人间唯一乏味事，能早日脱离为幸么？”

“唔，是的，”煥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，郑重地

答应。

“到现在，相隔不过一二年，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，情愿终身以之了。”

“记得给你写过信。”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，“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，他那种忘了自己，忘了一切，只知为儿童服务，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，啊！我说不来，我唯有佩服，唯有羡慕。”

“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？”

“当然改变过来了。不论什么事情，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；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，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《希腊三大哲学家》；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，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，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。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。我想，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？我那同事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意，而我正同他一样，当着教员，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？能，能，能，我十二分地肯定。观念一变，什么都变了：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；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。前天离开那些孩子，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，心里着实有点难受。”焕之说到这里，眼皮阖拢来，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。

“那是一样的，”树伯微笑说。“那边当教员，这边也当教员；那边有学生，这边也有学生；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焕之把身子坐直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，



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，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，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。

“像蒋先生那样，也是不可多得的。”煥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，于是这样感叹说。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，认识的校长少说点儿也有一二十个，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？研究自然更说不上。他们无非为吃饭，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。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，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；要是单为吃饭，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，不该任学校教师。现在听说那蒋先生，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，虽还不曾见面，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。

“他没有事做，”树伯说得很淡然，“田，有账房管着；店，有当手管着；外面去跑跑，嫌跋涉；闷坐在家里，等着成胃病；倒不如当个校长，出点儿主意，拿小孩弄着玩。”

煥之看了树伯一眼；他对于“弄着玩”三个字颇觉不满，想树伯家居四五年，不干什么，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。当年与树伯同学时，有所见就直说出来，这习惯依然存在，便说：“你怎么说玩？教育事业是玩么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样认真！”树伯狡笑着说。“字眼不同罢了。你们说研究，说服务，我说玩，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？——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，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。你想，我家里琐屑屑的事都要管，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，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？”

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，煥之觉得他突然成了中年人了，老